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169

No.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

書考索卷二十八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寧陽知縣區王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禮門

明堂類

歷代制度

神農明堂之作自神農有之淮南子言神農祀於明堂又曰神農。黃

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謂之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

水水圍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漢

玉帶所。唐虞堯曰衢室有虞曰總章應劭唐虞紀五帝於五府也言五

帝之祠聚而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玄矩五府

之制未詳。夏后享祖宗于世室言代不毀之故魯名世室之制堂

脩二十七步廣四脩之一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五室三四

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為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
三其黃益之以四尺以五室居堂南北六丈中央方四步其九階南面各二階四旁
兩夾牖每室四戶為明也白盛以飾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側
取數以正堂南北九步室三之一各居一門商人曰重屋其制堂脩
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居正堂若大寢也阿今周制季秋
大享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其制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
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
楹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
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室
牆壁以蜃蛤灰飾之。武王克紂及商祀于明堂而民知孝。成王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明堂也者
明諸侯之尊卑也成王紀周公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
而天下大服一太廟天子明堂。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孔子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
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孟子梁惠

秦宗義三禮圖

取大戴九室以為秦人明堂圖按秦實無明堂圖或前泥於呂氏春秋
而不知乃古制也

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是時未以高

對也光武牲以太牢天子從崑崙道中崑崙道即依如拜明堂如郊禮

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玉帶所上黃帝時圖其年四月天子封泰山

堂靈檢下徹上欲理明堂奉高帝未曉制變濟南因朝諸侯王列侯受

郡國計仍赦天下賜鰥寡孤獨帛貧者粟。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

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配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

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東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

面各一續奏樂如南郊。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

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於雒陽明堂禮矣晉更告祀高祖文宗
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大牢。安帝延光三年祀明堂
和故事其制度建武初營明堂上圓下方法天八角
十二座法九州三十六戶七十二脊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祀稱天子臣
某

晉武帝太始二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
宜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擊雲議按漢魏明
即上帝帝即天也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於上帝祀地於四望非地則上
帝非天斷可識矣又生於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大昊配木
之列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
復明堂五帝位前代相因莫之或廢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帝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
駕服以袞冕孫養之議郊以配天故配以后稷明堂祀帝後配以文王
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
明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特議帝親奉今親祀
明年正月上辛祀皇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

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
並組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文飾彫畫而已六年正月帝親奉明堂祀祭五時帝以太祖配
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
室。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鑄以瓦俎豆以純醢牲以特牛饔膳惟二
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禮自
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其堂制十二年毀
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階惟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
南向東來第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享在階東上北向大
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蔬備薦焉文帝
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
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座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
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
元義執政遂營九室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

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竟不立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後不就終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
零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
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各三獻禮于青帝及太
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
禮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元帝配五人帝五官
從祀訖于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圓立行事高祖

堂北郊之祀宗帝專
自餘悉依武德今

未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

宗太宗配五人帝下詔造明堂內出九室祿堂三等每階各

十二上等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等方三百尺高一丈下等方三百六
十尺高一丈二尺上等象黃琮為八角四階安十二階。顯慶元年禮

官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
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與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

伏見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宗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
未遷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

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

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祭祀
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立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

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合於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在
配祠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

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
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

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仍祭五方上帝依鄭玄義復議立明堂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為九室太常博士唐曠等請為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議上以五室為便不定又止二年十二月詔祀明堂感帝高祖太宗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三年三月議定下詔改元為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總章三年三月具明堂規制下詔詔下之後猶詳議未決後竟不立

武后臨朝垂拱初有司議圓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孔玄義奏議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沈伯義議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則儀作祭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切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

烈而無差豈祀配之有別請奉歷配五祀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因下詔曰時既以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室為布政之居來年正月一日可以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為萬象神宮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祠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祀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高百餘尺始構為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尋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來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圍繞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為通天宮四月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復就圓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代開元五年辛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

秋大享皆寓圓丘

宋朝仁宗大享明堂皇祐二年二月上謂輔臣曰孝莫大於嚴父莫大於配天今冬至日當親祀圓丘欲以季秋有書謂明堂行享帝享親之禮以極孝親之義文彥博等奏曰臣等檢討舊典吳天上帝一歲四祭皆以南郊以公卿攝事惟至日圓丘三歲一親祠開寶中藝祖幸西京以四月庚子有事於南郊行大雩之禮淳化四年至道二年太宗皆以正月上辛躬行祈穀之祀悉如圓丘之禮惟季秋大享闕而未舉真宗祥符初議行此禮亦未遑將上帝祖宗之意遺以俟陛下乎真宗制度前代諸儒議論皆異要必天子之路寢今大慶殿是矣以殿為明堂分五室於內三月一日出御札取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宜即輟罷恩賞依南郊例宋初上明堂通議二篇宋郊陽安國張揆條興禮十一事劉焯臣上明堂議并圖二卷范仲淹上李太伯明堂圖議鄭叔豹宗祀書三卷于時以丞相文彥博為大禮使宋宰為禮儀使王貽永為儀仗使龐籍函薄使高若訥為橋道頓遞使四

內出手詔曰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王兩家義說兼祭昊天上帝禮國朝自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及徧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

太祖雩祀太宗真宗祈穀二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以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又配座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祭制於禮未安其將來親祠明堂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圓丘立從祀之數以稱朕恭事天地祖宗神靈之意注時帝謂輔臣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今禮官習諸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豈朕所以昭孝息民也文彥博曰惟上聖至明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愚昧所及二十日禮院言奉詔旨明堂祭玉具尺寸制度以聞檢詳今來明堂行禮惟蒼璧不用外定用四圭有邸黃琮圭璧各二青圭赤璋白虎黝璜兩圭有邸各一凡十一玉三禮圖參按周禮制造又五月上自撰明堂樂曲二舞并親書明堂三才太常寺請五帝各用本音之樂青帝以角赤帝以徵黃帝以宮

白帝以商書帝以羽上辛祀感生赤帝即隨月用律大常禮院言詳定
明堂禮神玉及燔玉當依典禮用二玉一以禮神置於神位祀畢藏之
少府每祀供之一以爲燔玉加牲體之上并燔燎之祭玉之備始復於
此七月又言准詔合祭皇地祇三聖並有既增奉禮祀之位則牲亦隨
廣請於七饋外更增四饋所有羊豕亦依郊例各用十六又言明堂行
禮請初詣昊天位奠下幣訖次詣皇地祇五帝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次
詣三聖位奠幣其酌獻之序亦如之。惟明堂不講文矣上必欲舉行
盛禮制度損益多由上裁酌咸適其當既成禮令王洙勅成皇宋大享
明堂記三十卷上自當序至嘉祐七年九月七日再行是禮

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十八日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李拱明堂樂舞頌

恭惟仁宗皇帝聰明仁智光紹先烈恢賢覈能緝熙事功道洽治隆
海鏡清制作鼎新百度咸飾祲容鉅典蒐舉無餘一時文物騰周
帝惟天地配祖宗胎燕億萬斯禋求永弗替誠心昭報慶正恭

茲明堂合享並配事大體特猶未遑暇乃皇祐紀元明年仲春申喻
臣肇議茲禮惟彥博率拜手承命酌古御今講求故實繼發明詔誕告
普率將以季秋涓吉祇藏厥事典禮制度悉由聖裁五月二十三日內
出御製天地祖宗樂舞名降神酌獻奠幣入俎繇誠安而下章有其
義而成功睿德古文化俗所以爲文武二舞之美稱者又皆足以彰盛
德形容寓望心肅敬備薦獻之儀而脩明靈之觀焉太常習隸惟謹惟
爰是歲九月即大慶殿因事制宜爲五綬室親御寶跗若篆飛白繁爲
華榜戊申齊宿天地開霽辛亥展事月星明撫皇心載祇衮服即次采
盛牲幣以次畢陳樂舞既作肸蠁來格登降薦獻舉適厥亨天地祖宗
罔不咸喜帝之昭報之誠於是爲盡而我宋盛典實肇興於此焉先是
帝初議大臣有以分撰樂曲爲帝言者帝拱而立曰天地祖宗朕當親
撰其餘則分命諸臣至是乃發睿思摘帝文以昭肅祇欽恭之意焉詞
淵旨精名義兼稱國史登載宜謂丕集熙事既成一時名儒誌之以文
而樂舞之制天藻昭垂尤宜鋪張盛美以示方來小臣不佞不敢以辭

語淺陋為辭敢拜手稽首而為之頌

高宗紹興元年二月初皇祐明堂合祭天地奉太宗真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圓丘從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遵皇祐之制三月有司議明堂配祀於嚴父之文不克時定禮部即官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宗配當年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並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紕祖進父而神宗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為宗廟獨躋則憲無名並配則同裕饗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上是其議九月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並配大赦天下○紹興四年九月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紹興十年九月合祀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紹興三十年

八月禮部言季秋大享徽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繼祖宗以配上帝大享明堂而所設從祀不同若依皇祐廣施從祀切慮其禮稍煩在享疑若未專若依元豐悉罷從祀復慮其禮稍畧在紹報疑若未備今欲依熙寧設五方帝五人帝五官神從祀之位庶幾繁簡適當得禮之中詔從之○紹興三十一年秋九月辛未宗祀上帝于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

孝宗淳熙六年四月御札勅臣僚等朕參稽禮文鋪究古制圓壇八陛雖茂展於欽崇明堂九筵亦間行於嘉享是用遠稽皇祐之書近述紹興之制誕敷大號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咨爾攸司各揚其職○淳熙六年太史局申明明堂大祀合差奏祥瑞官上曰朕以豐年為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

光宗紹熙五年六月國家忝列聖之洪緒秩百王之彌文天施地生允重合社之報祖宗功德載嚴並侑之文肆循三歲之常間舉九筵之享朕自惟魯方處棘艱顧思道弗言之時豈違他務惟越緇行事之誼

真廢親祠要易圓立之儀近從路寢之禮適農畝之屢稔暨邊方之咸寧萬寶臻成慶備盛多之薦前彝具在一遵寅畏之謨上以衍壽於重闈下以祈安於兆姓用頒丕號俾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寧宗開禧二年朕丕承春命祇奉燕詒慶衍闡賴上帝神祇之祐尊臨黃宇蒙祖宗功德之休深惟菲質之奚堪益念洪私之當報茲以陰陽順序人物遂宜國勢日以安強朝綱日以清肅不循三歲之祀曷表一純之衷是用稽紹興之成規輯合宮之闕禮時秋必報矧萬寶之方成國典固有宜九筵之間舉誕享群聽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咨爾攸司各場乃職。嘉定元年朕推天地施生之德燕及多方守我祖宗積累之基期于千載吾懷兢業獲濟艱難屬邊鄙之輯寧與黎元而休息田萊浸闢粢麥以登方迎滋至之祥敢後一純之報遠稽元祐近質淳熙咸即合官載申宗祀肆茲遵於舊典用丕闡於彌文寅畏嚴恭尚虔幾於對越肅恭顯相寔允賴於交修爰飭先期置子聽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嘉定八年又詔朕續承祖烈稟

德思積累之難無疆惟恤祇畏監觀之赫丕顯亦臨保邦常謹於萬微更化已踰於八載猥蒙丕祐獲庇小康雖瞻仰昊天方切側身之念然敬事上帝敢稽報本之儀率循舊章間秩宗祀爰卜季商之吉乃涓路寢之居惟予一人將舉親祠之典凡爾百辟各殫顯相之誠虔昭吞於靈心且茂迎於和氣誕揚大猷明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十一年朕續緒守成既踰三紀勵精更化亦越十年若涉淵冰藥皇風夜天地神祇之森列丕顯丕承祖功宗德之兼隆是彛是訓言念菲涼之質每蒙保佑之恩比者水旱不時間臻中熟邊隅多故旋底小康屬當舉於親祠敢敬伸於昭報載茲累朝之典游修路寢之儀乃卜季商聿修祀事以靈承於貽豐以進續於休祥祇告先期誕敷群聽以九月有事於明堂。嘉定十四年朕續履洪基恪膺嚴命合祭天地肆嚴三歲之禋並侑祖宗既重九筵之禮肇精禋於皇祖垂錫典於後昆雖圓立路寢制名稍殊而紫壇清廟報本則一載惟涼乘端荷貺臨百索豐豐慶誕叶濟齊魯有關於王化興地求歸荆淮盡掃於胡塵隻輪

弗透人心底定國勢漸尊顧列聖積累之所臻豈一已圖回之能致乃
卜季商之吉幸親大享之儀以殫昭答之誠以賡敷錫之慶用孚群聽
肅戒先期朕以今年九月有事于明堂

總說明堂

明堂之制或以為一殿

公玉帶之言裴顯亦言一殿

或以為五室

考工記

或以為九室

十二堂

大戴禮張衡東都賦

或以為十二室

春秋

或以為四堂十二室

明堂月令

其堂

室之多寡不同如此或謂之天府或謂之合室又曰崑崙或謂之

五府

又曰衡室

又曰

或謂之世室

夏或謂之重屋

應劭曰

或謂之

或謂之

或謂之

或謂之

或謂之

錫或謂之明堂周蔡邕又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明

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園如璧則曰辟雍大戴禮云其外

有水曰辟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其

名之不同如此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

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曰明堂

祖廟並與鄭注不同鄭注王藻云天子廟及路轡皆如明堂制

以為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即云天子

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雒門之外孝經緯

云明堂在國之陽王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

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

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

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享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

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園如

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準正論明堂京廟太學各有所

為而儒者合為一體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

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生死交錯因俘截耳瘡痍流血

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承玉輅以處其中非

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

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

所能容也其用之不同如此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大戴禮云
宮統三百步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禮記正義曰按鄭齊月錄云
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周禮孝經東西
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月令堂高三丈東西九
仞南北七筵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
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其廣狹之不同如此
或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淳于登謚或以為在宮中
之於路寢蓋得或以為在郭內許文或作之汶上或寓之雩壇隋或
寓之園丘唐或以為在近郊三十里明堂其地之不同如此或祭上帝
黃帝或祭五帝唐或祭太乙武帝時以上或除五天帝明帝時學虞除五
帝以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帝用王禘一或祭五人帝成說淳于登曰周
天之說於是除五帝之在雩祭上帝公祀文王於明堂五帝之精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蔡邕明堂論曰
明堂者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也其所祭之不同如此大戴禮云凡
九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月令

云四戶八牖淳于登曰八窓四闥鄭駿之云戴禮所云雖如盛德篇云
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非古也其制之不
同如此古周禮孝經說蓋以茅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濕不能
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
茅茨蒿柱土墁三等以見節儉也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今之明堂
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封軌議曰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園
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赤綴白綴為之戶牖武后時議大小拱
級大相飛檐上以清陽玉葉覆之後竟不行其制度之豐儉如此陰陽
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
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脫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
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
象其行外傳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封軌議曰鄭元曰五室者象五行
也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窓者通八風上圓下方以則天地

白虎通又以為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象八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其取象之不同如此五帝之位正四方而明堂祭於四維不以其方天子之朝向明而明堂則四時異宮不必南面其所向之不同如此或配以遠祖漢初配以高帝晉初配以文帝本朝升以列聖同侑其配享不同如此或一牖明帝紀武帝從其牲體如此六經有明堂之文而無其說孔孟有明堂之說而無其制度考工有明堂之制而制不詳緯書則詳矣而未必帝王之制漢晉諸儒不宗孔孟之說而信緯書之說不信考工之制而信緯書之制何哉夫所謂明堂者亦曰布政交神而已是孔孟之說也考工所說雖非周公之全經然不可謂非周公之制說者但見其尺度之迫阨盡從而駁之非也鄭氏雖得之於考工至謂制如太廟與路寢則失矣此張逸之所以難而宇文愷之所以駁也蔡氏雖得之於大戴至謂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此朱華之所以難也周堂度以筵要在為神靈之所廬天子之所御耳二公在中階之前

侯伯分於東西四夷子男之居並在國門之外何害於隘也李謐言非鄭氏有繩樞甕牖華門圭竇之譏亦云削刻哉堯階三尺大禹陶穴以虞舜度終四月廟四歎群后並不以巖廊狹隘不足以容也歟觀諸山之會玉帛萬國而使大為宮室以處諸侯豈卑宮室之意哉觀諸儒之論康成博而證其實也雜伯階辨而裁其失也同袁宏贊而明其失也刻摯虞簡而質其失也短宇文愷才而富其失也巧李謐平而篤其失也苛至於二儉之典雅頴監之該詳其皆讞論也然終非萬世之法武帝雖得之於斷而溺於怪漢明雖得之於文而惑於讖梁武得之於喪冕而失之於牢齊文得之配侑而失之一殿隋氏則奪於群議而不果行唐世則果於不經而恣淫侈。齊宣王欲毀明堂而孟子則勸之以王政之說唐歷世欲興明堂韓愈則排之以三器之論從孟子之論則明堂可興從韓愈則明堂為可廢孟子承王政不行之後必欲行之庸知明堂之不可廢也韓子承諸儒互說之未必欲排之庸知明堂之不必建也與其從韓愈以息諸儒之說不若從孟子以行先王之政策。且明堂之制於以朝群后而致其義養三老而致其仁頒月令以

奉天時聽政考言以修人治適其時也又孰曰不可者乎既曰可矣則
重屋總章不必徇其名之詭土階茅茨不必從其制之陋至若八閩以
象乎八卦九室而象乎九州上圓而法乎乾下方以體乎坤十二宮以
應歲之辰七十二牖以應氣之候者無為詭異不經也要之廣大足以
周旋禮文繁淨足以致享上帝其最不可取者蔡邕之章句而最可取
者袁準之正論而已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禮門

元峯蕭泗校正

廟制類

昔者先王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因新物而薦享以申孝敬遠祖
非一不可徧追故親盡而止唐虞立五廟其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取
血告於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裸以鬱鬯夏后因之殷制七廟周
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
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

廟制

舜典曰禋于六宗

張髦以為三昭三穆

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鄭康成謂惟周七廟且引

禮緯云唐虞五世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五廟至子孫而周六廟至子孫而七然則以書攷之天子皆七廟非特周之然也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康成注曰此周制也七著太祖文武與親廟四也文武受命其廟亦不毀故為二祧唐元稹曰其餘成康已降盡為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祧附于左穆之廟先王之祧附于文武之廟若以為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不遷之廟則成康則附宣王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豈為不祧之廟耶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廢子王亦如之韋元成立四廟為始受命而主者於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鄭氏之說似不為無據王肅難鄭康成云文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鄭氏之說似不為無據王肅難鄭康成云文王受命非常廟之數商之三宗宗其德而有其廟不以為數荀卿云有天下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天子諸侯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無乃不別乎又祭法云王 祫禘下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陳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魯王致文武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稟王顯王

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王莽劉歆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時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幾乎理必不然焉昭難王肅云禮緯周尊后穆宗文王武王則七廟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白虎通云周以后穆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又親廟用七人姜嫄用一人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如王肅之說則與文武而為九廟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然則以周孔之言為證則七廟之制可知矣左傳秦西從衛來聘曰寡君願微福于周公魯公世數雖遠而魯公之廟猶在也

漢宗廟郡國亦立惠帝時叔孫通請立原廟又文帝自作顧成廟景帝

尊孝文廟為太宗廟所常幸郡國各立太祖廟至宣帝泰始二年復尊
孝武廟為世宗凡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
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悼皇考宣帝之父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凡言便殿室者皆非即史皇孫也
上正殿若平生路寢矣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便殿者寢側之別殿
廟歲二十五祠漢儀宗廟一歲十二祠如間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及太子戾后各寢與諸帝合
平一歲初上食二萬四千四百凡十五用衛思后及太子戾后各寢與諸帝合平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蠶卒貢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
不在數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行而禹卒後丞相韋元成等奏議曰禮
三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諸廟皆迭毀毀廟之主藏於
太祖廟五年而再合祭一掃一祫也祫者毀廟與未毀之主合食於太
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今一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
世世不毀餘則五廟迭毀景帝為昭武帝為穆昭帝與宣帝俱為昭

廟親未盡陳禮書曰漢宣以從孫繼昭帝惠昭穆之體一也於昭是之
不當立者謂於是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及太子戾后國
皆不奉祀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時丞相韋元成等曰臣聞唯聖人
師之居躬親承事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臣等以為宗廟在國國宜勿復修奏可以高皇帝為太
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
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廢
園孝惠為穆主遷於太廟寢園皆罷脩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二年立高廟于雒陽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
帝為世宗如舊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
侯節名實賈生爵林太守外生時寇賊未平祖儀未設至十九
年議立平哀成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
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時五官中郎將張純太僕朱浮等
親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
待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議
大司徒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

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國廟祭祀國廟去太守理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廟使音生宗不便侍祠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王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君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皇考南頓君以上至曾祖祭皆就園廟長編又云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父子不並坐而祫從王父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祫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之主而已謂之毀太祖東面惠文武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并毀祭時不祫漢一祫至惠則率周制

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為起廟上尊號曰世祖案世祖廟曰孝明帝立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後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以元帝於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所以兩廟之意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遺詔遵後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初不敢違以更衣有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帝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

和帝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遵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

是顯宗但為陵寢之號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七主三陵傷帝貴追尊后三陵左氏曰孝德皇后順帝追尊皇太后李氏曰皇太后凡牲用十八大牢皆有副俸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設祭之歲奉祠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世為祫祫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則迎主出原於壇壇而祭更獻帝初平中董卓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事荒還藏故室迎送皆卑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祭於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漢書後魏太尉大考曰武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宗廟為諸官室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魏明帝時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時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矣

晉武帝即位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

文皇帝權立一廟後用魏廟追祭征西將軍章郡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帝景帝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代與景帝為七廟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太常博士孫毓云考工記左祖右社諸侯三門立廟宣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饗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宣為殿皆如古典大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六年廟陷當改修創群臣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亦禮無廢於情為叙亦隨時之宜也

東晉元帝上繼武帝於禮為禰時西京神主陷於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府君于時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大興三年將祭愍帝之主乃更定制還復章郡潁川于昭穆之位元帝崩則章群復遷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遷西儲名之曰祧以准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倬皇后神主祔廟祀事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代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帝崩穆帝立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作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遷昭穆之位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永初時追尊皇考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母為昭皇后七廟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

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處而別室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于漢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明元帝永興

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

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

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疆劉之禮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十五

年四月改營大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世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

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

宜為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

建業之勲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較似為未允朕今欲尊道武為太

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雖有六矣今七廟一則無

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得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復

金首領以沒于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

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候廟享其白登山雞鳴小廟

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禪祭太和廟帝親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

神主于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

侯五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

者有為而興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隆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

秋躬駕慶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蒸大廟若復齋白登

便為一月再駕細詳二理謂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

勅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者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

太宗諸帝皆無毀宇因停之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

神儀靈主宜特奉寧可冠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都

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

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

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適毀並同廟而別室

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

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父文王為文皇帝廟號
太祖擬祖以上三廟逆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
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文巫
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于京師改立
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
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
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至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
惟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
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柳肅曰今始祖
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惟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
復寢

唐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

帝法駕迎神主祔于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
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
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
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邠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虞喜于寶
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
若使違群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述康成之舊學則
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
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
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漢魏立廟既不合古至晉祔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
但立高曾祖禰四廟唐初因其制始立四廟正觀中從朱子奢虛太祖
一室之議而廟以六室中宗時以景皇帝為始祖由是始有七室開元

中制增太廟為九室范祖禹唐鑑及其後也禮官又以兄弟不相為後已論其非不得為昭穆於是以敬文武為一代故終唐之世為九代十一室焉

宋朝廟議

建隆元年太常禮院請下百官議立宗廟兵部尚書張昭等言得權判名表主客郎中任徹狀言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立六廟蓋昭穆親廟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宋周官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而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斯皆考法於前古定議於一時隋文帝周平陳博採兩朝群議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廟止四親蓋由始興之君有功之祖皆在親之中故隋唐之初定二昭二穆立為四廟自唐梁而下至于前朝定廟之規不易其法有司立議無能異同諒由稽古之制不可改也臣以為建四廟深合禮文臣等據任徹所議云其所立太廟七室及追尊四親廟請如其議制曰恭依咸平元年三月判太常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禰曾高祖順祖

高祖翼祖禰曾祖宣祖禰祖太祖禰伯詳觀近典參考舊儀爰自唐朝降及五代咸有禰祖及伯之文聖朝因之遂為定制按爾雅云父為考父之考為王父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又曰父之兄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以此觀之惟父得禰考已上皆禰王父伯則禰曰世父今之禰號未合禮經欲望僖祖止禰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詔下尚書省議張齊賢等曰按王制天子七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代以下迄至于今所謂不刊之典也其間或有兄弟繼立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禰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禰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宗禰孝孫孝曾孫太宗室禰孝子如此則昭穆之位允合大倫其爾雅之文蓋周公著以教人使知父祖親疎之節本不謂宗廟言也詔僖祖止禰廟號太祖并諸祖宗禰孝孫孝曾孫令太常禮院別加詳定禮院言按左氏傳文公二年躋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為一

代又魯威公隱公繼立皆當穆位又按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王兄弟同位異座以正昭穆又唐書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欽宗文宗武宗序昭穆而位定請自今朝享僖祖室曰曾高祖順祖室曰高祖翼祖曰曾祖皇帝並稱孝曾孫宣祖室依禮記正文曰皇祖考自稱孝孫太祖室依唐德宗故事曰皇伯考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自稱孝子太宗室請依禮記曰皇考自稱孝子其別廟稱呼亦依此詔令都省集兩制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參議既而上言伏以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受天明命開國成家恢復土疆撫寧億兆固已為皇宋帝者太祖矣神功聖德文武皇帝續承大寶臨御四方混一寰區交修禮樂固已為帝者太宗矣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二聖相承功業謚號固已定矣謂之太祖太宗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其所以如此者由兄弟繼統故爾若如前儀引漢書云為人後者謂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至公而無疑也必若以兄弟繼統同為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為世數也不

得自為世數則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則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云云今太祖為開基之祖太宗為繼統之君二帝相承僖宗以降四廟為六世以六世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又太祖室依德宗在位故事曰皇伯考按唐自明皇至德宗父子相傳無兄弟繼立德宗在位何得有皇伯考之稱臣等以為宜為昭穆於禮為順云云翰林學士宋湜等上言伏以百王之制以功德為祖宗七廟之中以父子為昭穆聖賢垂範典禮具存恭惟太宗盛德大業垂於無窮百代不遷固其宜矣然今定昭穆之位則太祖皇帝之弟也三代而下至於唐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所議臣切疑焉欲望重下有司審加詳定如前代帝王有兄弟昭穆而昭穆異位及天子於伯父叔父有稱孝孫者則依據遵行如其不然望依歷代之義廢無差失詔令禮院詳都省及兩部所議再檢討典故以聞禮院言禮統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通禮義纂曰父為昭君上子為穆居下父子

異位以崇本也孫以祖烈逆為昭穆斯則長幼之節親疎之序得而正之明上下也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此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四代親盡無復禰之神矣又商紀湯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惟六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為正代也通典明皇朝禘祫儀布昭穆之座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在於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續曲臺禮云正元十九年陳京議祫祭圖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六人同京議始與禮合詔從之切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人子又曰安得宗廟有伯氏之稱自今皇帝有事于太廟則太祖室稱孝孫則是以太宗為太祖後也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為人後之說豈可施之於此乎臣等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三十有三載稱曰孝弟此前朝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

唐明皇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伯氏之稱度何下請自今合祭自太宗與太祖依典禮同位異座仍奉孝子餘並依舊制詔可康定元年十二月判太常寺宋祁言准中書送下直祕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頭各一夾室後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共為七廟今又不遷僖順二祖若以太宗太祖兄弟繼立亦可遷僖祖一室皆不顯著廟號云臣按周禮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廟側或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而不改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自大儒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降殺以兩之義則國家定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真宗方立廟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多用同殿異室之制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祖宗相承行之已久則同室之制不可輕改云詔如祈所奏○嘉祐八年六月禮院言仁宗神宗祔廟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增

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禮詔兩制為禮官考議孫抃等議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商之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者皆有天下而商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君穆位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太宗為有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仁宗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祀典矣今仁宗祔廟請增一室為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廬士宗司馬光等議曰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而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在三昭三穆之次或祀七世或祀

其太祖以上之祖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祔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自是以下太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向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神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據依今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仁宗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更不須張一室詔抃等再議議曰先王之禮自王以下降殺以兩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始有夏五廟商六廟之說出於不見商書之言而承用禮學之誤蓋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大抵皆七世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也今議者疑僖祖既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為於禮當遷如此則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事止於六世不稱先王制禮降殺以兩之意自議者言僖祖

當遷者以為在三昭三穆之外則於三代之禮未嘗有如此而不遷者
臣以為三代之禮亦未嘗有所立之廟出太祖之上者也後世之變既
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而從時且自周以上所謂太祖亦非
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始
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有如此
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切以為存僖祖之
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文詔恭依 治平四年三月太
常禮院言准嘉祐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英宗威神在天崇祐有日
請以神主祔太廟第八室。僖祖依唐故事祔藏於西夾室奉置西壁
石室中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其祔藏之主每遇祔祫即如典
禮請依故事下兩制待制以上參議張方平等議曰天子七廟著於尚
書春秋傳禮記王制祭法禮器諸子之說歷代之議詳矣故昭穆所以
序世系之正祔祫所以極仁義之本三代以降惟漢晉唐以其統祚之
長得及祔遷之議國家繼天而王列聖重光盛德在人必百世紀云。

周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祔合於典禮請依禮院所奏詔恭依

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群書考索卷之三十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禮門 教諭譚璋校正

廟制類

熙寧五年三月中書門下言准治平四年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請制禮實在聖時宗社重事所宜傳考乞以所奏下兩制詳儀而擇取其當詔下學士院集兩制詳

議於是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璠上議
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
以稷契為始祖者以其皆承稷契之本統故也云云太祖受命之初立
新廟自僖祖始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然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
以為僖祖不當比稷契為始祖則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
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况於毀其廟遷其主而下附於子孫之室豈所
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宣祖裕祭
之時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臣以謂宜以僖祖之廟為太
祖合於先王之禮意翰林韓維別議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
所由起奉以為祖所以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
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蓋有天
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魯三家今直以稷
契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可乎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等十

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稷契何與哉南宮
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
者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
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
所以興契不為無所與也正考甫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
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四世而
興稷勤周十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是數子生於周代其所言
皆親聞而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
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
一代太祖所從來又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
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
於太祖高祖也然迹其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
始若以稷契奉之切恐於古無所攷而於今亦未有所安也臣以為仍
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

廟異宮今所以考社宗者皆在一堂之內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向禮尤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如絳所議非臣所敢同也天章待制孫固上議曰太祖受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為萬世立無窮之基其為宋始祖而配天受享理任不疑今乃欲以僖祖為始封之祖復其祧主夫既以僖祖為始祖則遂受配郊天此臣切所未安也七世之廟親盡而祧此萬世之通法故僖祖之主於陛下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適為正而今以謂人必本乎祖太祖既以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祖為本始之祖是未推王者興起有殊業而所當之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其先嘗有功而受封則後之子孫有天下而推以為始祖可矣若夫膺天受命特起而得天下者為太祖亦宜矣此人情之所順而前世之所已行者也今議者曰方今天下隆平不愧治古而禮樂文物宜鄙絕漢唐之所行而純取三代之制以為法故有僖祖與稷契無異之說臣恐以為過矣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王本由契稷故自湯武而上其統有

源皆可推而攷之契布五教民以知禮其興雖累與周同而猶不若周之懿也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行累功以至大王王季世世修德追文武受命而得天下則源流之來豈不有自哉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自周而上堯舜夏商之世非不美也其祭祀之禮仲尼不談而獨舉周者豈非其得與世獨為備乎故曰周公其人言惟周公能備此禮爾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德能配天也夫以文武之王而不得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爾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不當合文武而及他人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初業之君而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近人情者哉云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帝不得為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宗景皇帝唐始封之君而元皇帝神堯之父也臣觀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圓丘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請復以景皇郊配天地黎力詰其非而正之夫景皇帝親授唐國之封且不得

預配天則未嘗有土宇而欲以為始祖臣亦慮其難矣太祖受周禪
僖祖始被追尊而建隆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且不得預焉夫以太宗真
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嘗郊祀僖祖而陛下一旦隆而祀之蓋有所隆者
必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祀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陛下孝思之心哉故
曰禮別子為祖祧祔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為祖而奉之今宋
自僖祖為始祖臣曰不然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之得姓自造父封於
趙城而趙襄始得姓今若受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襄可乎或又
曰今但欲存僖祖為始祖爾至於配天未可輕議也臣曰是不可也既
以僖祖為始祖始祖必配天則太祖祀替矣此臣所為不可者也今太
廟一堂夾室在西祀主藏室中而居順祖之右非所謂下祔子孫之室
而替其尊也猶以為不可則乞特為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
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僖祖之室當祧祔之時以僖祖之玉權居東
向之位太宗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
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尊之義也若以僖祖

為萬世主亦美歟。詔以韓繼元絳等二狀并孫固所議下太常禮
院詳定時秘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凡物有無窮而理固有限以有限制
無窮此禮之所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七廟據其世數之上下迭毀而
七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高祖而
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也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
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為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
自考廟而上至顯考之外而必祧也自二祧而上惟始封君而必祖也
借無始封之君則亦祖受命而王者爾如以始祖見其有以八廟未見
其所謂七也七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
為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為
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
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伏惟我朝宗廟英宗則考廟也仁宗則
王考廟也真宗則皇考廟也太宗則顯考廟也太祖則祖考廟也宋無

始封之君因以太祖為祖考理勢然也以太祖為祖考則僖祖之廟非契稷始封之比當太祖之時固宜在四親廟當陛下之今日世數差遠在顯考之外則理所宜祧者也臣以祭法推之僖祖宜在二祧之域不宜不祧決矣如顯考外而不祧臣疑祭法未先王法也或曰禮不王不祧祧者祧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周雖祖契稷湯文然猶不絕祧也宋既祖太祖亦可以絕僖祖乎臣曰是祧也非所謂絕也猶有祧廟焉亦有追享焉顧遠之於無事祧祧而後及之耳按祭法有虞氏祧黃帝而郊高陽祖嚳而宗堯商人祧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祧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舜繼堯之大統此則祖堯之父也周則不然稷始封之祖也非獨廟之又從而郊之重之也於嚳則遠祖也非獨不廟焉祧而後及之爾抑帝嚳者自有虞氏商人祖之此周所以不立嚳廟而獨廟姜嫄也彼商周之於嚳祧而後及之然則今之僖祖亦祧祧而後及之不亦可乎云云今者之議將取正之變乎亦取變之正乎是以亦取其變之正者況太廟一歲而數祭祧祧數年而後及乎此

則太祖之尊一歲而屢享遠祖之前數歲而一伸於以求之禮法人情是亦變之正也今苟祧僖祖而祖太祖則如是可也苟不祧僖祖則是太祖啓運立極為子孫立萬世之基本而不得專享東向之位臣恐宗廟神室未安於此也臣雖非兩制且親大議不容噤嘿輒貢愚瞽議格不下十月判太常寺張師顏張公裕梁燾等議曰天下大禮莫重於宗廟是以聖王重之必務極其至當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夾室於禮不順有司失之矣宜其輔臣建正明詔傳訪垂萬世法然議者因其藏主有失遂欲推為始祖臣敢為此議昔商周之興本於契稷考諸前載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也蒙其功德也其傳已久其禮素定後世無得而易之奉為太祖以主廟祀有以盡一時之宜也詩之長發言商家興廢之久歷虞夏之世其來遠矣昊天有成命言后稷已有王命生民思文皆歌后稷之功不可謂為祖不因功德也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下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晉祖宣帝則征西迭毀唐祖景皇則洪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

稷之明例也既以法契稷則上之親廟不得不毀勢當然也借使魏晉
欲不祖武宣而越取處士征西不惟上推世數更當及於何人且其以
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為法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臣等取之
要之始封世近則親廟不可不立若特以親廟及遠便為始祖合始封
而抑之則前言未之聞也國家治平四年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
書以大祖為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而議者曰商周之祖自以別子之
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元絳等是不然也別子之法自謂公子不
繼世故子孫為大夫士者祖之百世不遷非天子諸侯之禮也使湯武
但為諸侯則尚不祖此別子况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士之法乎宋之
為宋由太祖首創洪業建大號於天下異乎商周之為商周可知也僖
祖雖為聖裔之先而有廟直由太祖親盡則遷古之正義今欲以有廟
之始為說按而進之以為始祖臣固疑其與契稷異矣必欲援此又
有可言者蓋三昭三穆是一定之論也國初張昭任徹之徒不能也推
隆極之制因以近制請立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不同諸侯若使廟

六則應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若謂世
不可推則斯言也詔旨所不著史臣所不錄歷百餘年莫知當時之實
不取以私意遂推而言也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
祭歷其東面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祖宗以來不以太祖之位見之
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或謂儀禮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
之所自出今謂始封為太祖乃諸侯制也臣以為遠祖受封子孫世襲
親雖盡而廟不毀是謂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已為其國之
祖矣後世子孫自諸侯而為天子則始祖不易理勢自然是謂天子及
其始祖也若必求大微之精神靈之感謂為始祖之所自出將見遷就
生說奇譎無他彌失聖人之意矣唐神龍初議云既立七廟須崇始祖
而張齊賢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前儒講之熟矣大抵契
稷不以功德為祖無必然之論特起之君自為一代之祖無不可之理
若乃藏主未順宜以改之蓋夾室者子孫廟之偏室非廟之正也議者
謂神道尚右失其旨矣然則僖祖之主必有所歸按周禮守祧掌守先

公先王之廟桃廟則有事條除之桃則守桃黜聖之所謂廟者后稷文武諸廟也桃者所藏先公先王之遷主也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僖祖猶周之先公也乞攸此例築別廟以藏之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大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仍舊無改事之宜而情之順也晉求和中尚書議云周人之王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帝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從孫也祫祭在上是代太祖也范宣謂可築一室以居四主四主迭遷則宣位正矣自虞夏章泌蔡謨之徒並同其議唐陳京議請據魏晉舊制築別廟以藏獻懿柳昇等七十餘人亦同其說雖孕藏於興聖廟然本無異於別室也惟顏真卿引蔡謨權居東向之一句而不本其改築之議獲譏於時此前世之論皆有考據同知禮院蘇悅議曰三代廟數雜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推先儒謂夏五廟商人六廟周人七廟切惟先王之道未嘗不同其歸而制作名數不能無小變損益以從時者其於祖嚴祖考稱情立文之意則一也至於立一或五或六或七者所因之迹有由故制禮以報之不得而同也秦漢

禮廢多不足法而猶有法以變合情足以便一時而已聖祖之意欲盡傳聞之所及正於其所不及而因奉以為始祖又正神靈之班尊尊之至也臣伏思僖祖與商周之祖雖詒謀隱德無所先後而時有汗隆道有顯晦故其迹亦緣而少異是宜追崇之禮因小有損益庶乎稱情立文而為之極以遺萬世不刊之法也若乃七世之廟必欲奉尊本雖降於商可也若於太廟右特立僖祖一廟則祖考不為不祔於子孫此所謂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者是矣臣維臣因謂夾室在右為尊於正室不思之甚非臣之所敢同也至於郊配之禮在太祖之世嘗行之矣自太宗至于英宗不復追配而奉宣祖崇配臣觀建議之文亦未嘗及追配之說如臣之愚謂仍舊便必若聖朝不欲於太廟興作而務崇簡質迹古始而參用近代之法庶乎易行則有唐正元以懿獻二祖之祔於興聖德明之廟蓋尊尊各陶武昭以為遠祖之廟故升懿獻於尊卑為順也史記載趙氏之祖出於柏翳其後造父受趙城之封子孫因以為氏今景靈聖祖每歲陛下躬行酌獻之禮亦近

於興聖德明之類歟若升祔僖主或因以祀禘翳造父如唐德明興聖
之比則不為下祔於子孫雖不合經而免於瀆祖亦因時制禮之道也
同判太常周孟陽同知禮院朱充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曰按儀禮
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注云太祖始封之君始祖者
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疏云及始祖所由出謂祭所感帝還以始祖配
之王者之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則不止稷契也其實帝王皆
有所感而生也天子始祖並於親廟外祭之主則王者宗廟有始祖太
祖無始按詩生民之序曰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箋
云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嫄也疏云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始祖文
王為太祖雖禘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感生謂之始祖而亦謂之太祖
若文王以受命之大惟稱太祖不得言始也雖之詩曰假先皇考文武
惟后稷非身為天子不得言維后故知雖之禘太祖謂文王也周以後
文王為太祖與儀云臣等參詳經傳古者必尊始祖配祀感生蓋
禮之文相表裏云臣等參詳經傳古者必尊始祖配祀感生蓋
追崇統系本始非謂推有也諸侯則不然但推始封之君以為太祖

而不及始祖也是以周有上推統系至于后稷后稷者帝嚳之子
周不可以祖帝嚳以后稷為始祖商推統系上至于契契亦嚳之子商
不可以祖帝嚳故以契為始祖示與諸侯之制異也至秦并六國自號
始皇帝漢龍襲秦故以高皇為太祖之廟不復如禮經追崇始祖蓋周諸
侯之制爾魏晉而下禮文殘缺爰及有唐雖世數之久而宗祧制度多
不稽古本朝藝祖平定函夏追立親廟玉牒帝系自僖祖始僖祖而上
世次不可得知則僖祖之為始祖宜矣伏惟依禮經以僖祖為始祖配
祀感生帝其舊制以宣祖配侑今請停其禮自餘祀享天地明堂祖宗
配侑並如舊儀臣按商以太甲成武丁為三宗周以文武為二世世
之祖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三廟萬世同判太常章衡議曰儀禮義疏
曰王者之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不止契稷而已詩序生民曰尊
祖說者以為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故雖禘太祖為文王也自
古有天下者必尊始祖秦漢而降典章殘缺廟祧遷次始失先王所以
尊祖之意今陛下纂成大統恭事宗祧宜正有司之失以合先王之禮

伏惟尊僖祖為始祖而順祖神主在次當遷此所謂子為父屈以定七世之制其於郊配則禮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請以僖祖配上帝感生帝之祀而嚴宣祀侑神之祀此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以稱祖宗追孝之心自餘祀享配侑並如舊典於情文為順。十月中書門下言云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祏為尊或以本統所承措之別官為當類皆離經背理臣所不敢知伏請奉僖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有司遂請以來年孟春薦享奉安。高宗建炎二年冬十一月己亥上朝享太廟紹興五年初太廟神主寓於温州歲時薦享委之守臣司封林待聘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改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洙奉安上行款謁之禮。紹興六年起居舍人董弁等論廟制癸未宰執奏事趙鼎曰今日召見百官就尚書省集議廟制上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祔享居東向之位於太祖之廟而已載在

禮經無可疑士大夫必無異同之論十二年十二月言者謂自元豐以來廢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遊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神遊猶寄末嘉四孟薦享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修葺靈輿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粹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丁酉詔禮官討論申省遂建于新莊橋之西七月禮官修定景靈宮四孟朝獻儀詔從之。紹興十九年著作郎劉章言禮莫重於祭而郊廟為尤重神宗元豐間嘗詔陸佃等編類成書今陛下以明聖之資當述作之任而縉儀未紀乞命官為紹興郊廟奉祀禮文以續元豐之書上納之

孝宗乾道八年太常卿黃鈞奏切謂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嚴分而辨上下伏見四孟月大駕詣景靈宮朝獻皇帝與群臣俱拜於庭求之禮經有所不合欲遵元豐之制每遇孟月朝獻褥位於東階之上西向乞於見今朝享儀注內修定施行詔從之

光宗紹熙二年正月詔朕惟廟祧之制禮經具有迭毀所以明世數

遠近之常不遷所以昭祖宗功德之盛祖則惟一宗無定數昔商三宗及周文武質諸載籍世世尊祀粵惟國朝率循是典
太祖太宗
既開創之不圖
真宗仁宗茂守文鴻業暨于神宗厲精政治
景祐元符載頌詔旨一祖四宗萬世不祧蓋謂盛矣肆我高宗聖
神武文憲孝皇帝天錫勇智沉幾深畧真不世出武以撥亂文以致平
中興之烈高掩武丁內禪之意有光於勲文功數十不能盡宣仙馭賓
空威神如在至尊壽聖皇帝稽六藝之文安在天之靈厥既尊為高廟
而以時升祔矣推是不祧之典猶未遑議頒予涼菲寔奉蒸嘗茲周慶
遵聖父之訓不昭烈祖之光然而事大體重匪朕敢專宜令禮官詳議
以聞

宋朝宗廟裁製

興國二年禮院言按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室皆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
間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而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凡今太廟四室
每室三間將來太祖升祔共成五室欲請依長安之制東西夾室外
為五室每室二間詔恭依。至道三年又增太宗一室遂於東西各添
脩一間以藏冊室。景德二年十一月詔宗廟神食糴料委光祿寺精
細簡擇官闈令照檢饌造。皇祐三年判三司磨勘同李徽之言國家
以火德王火生於寅王於午今太廟西向開門宜毀去以避申酉之位
帝曰徽之家世儒臣所言乃同巫祝然事緣宗廟亦當下六常崇正寺
詳定既而上言今太廟設西偏門所以邀止車馬而南向自有正門徽
之所請事涉不經不足采用從之。嘉祐八年修奉太廟使蔡襄以太
廟八室圖奏御請廣廟室并夾室為十八間從之

宋朝親饗

乾德元年十一月帝以親行郊禮服袞冕執鎮圭行享禮于四室注自
是親行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廟如儀

開寶九年三月以將幸西京四月雩祀于南郊詣太廟行享告之禮舊
儀將有事于南郊必先告太廟至是以將赴西京不欲載神主偕行故
禮官議行此禮是日帝常服乘步輦列仗衛百官班於廷不設樂垂止

一獻不行裸禮不飲福酒不祭七祀

端拱二年七月內出御札以八月內親享太廟以今歲為令所司詳定

儀注有司言按乘輿鹵簿有太駕法駕小駕之別自東漢以來大駕以

郊天法駕以享宗廟小駕以行幸又唐禮大駕郊天法駕祀明堂小駕

拜授及行幸將來享廟請用法駕鹵簿既而以禁出東方下詔罷禮。

祥符五年閏十月以聖祖降詔詣太廟行告謝之禮命置五使如郊禮

有司言用享禮一獻庭設官架殿上登歌無二舞帝欲重其事乃備三

獻李宗諤上奠獻登歌瑞安曲樂章是月七日恭謝太廟六室帝作泰

先歌群臣畢賀。慶曆三年蔡宣言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有九今寺觀

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宗廟帝謂輔臣曰朕三歲一祠郊廟而賽

及天下今皆歲歲親行則人皆有觀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於禁

中未嘗敢怠也

嘉祐七年八月詔凡因郊親享太廟舊用犢一今用羊七豕七孟享臘

享舊用羊二豕二今用羊七豕七禘祫攝事舊用羊四豕四今用羊七

豕七皇后廟孟享臘享舊用羊一豕一今用羊四豕四

高宗十三年正月己亥上親享太廟先是陰雲欲雪至此日霽霧澄皆

誠孝所格王賞請宣付史館從之

祝文

端拱元年秘書監李至言著作局撰告享宗廟及諸祠祭祝文稱尊號

唐室以來惟開元禮有之舊古者以為非禮會昌中從禮官議但稱嗣

皇帝某則其祝文久不稱號明矣且尊號起於近代請舉舊典告享宗

廟稱嗣皇帝臣某諸祠祭稱皇帝斯為得禮從之

正辭錄

端拱元年兼秘書監李至上言祭祀祠辭皆臨事撰進多不合典禮乃

取舊祠一百九首增撰八十四首自為正辭三卷上之凡百九十三首

八十四新製餘因舊辭詔永為定式

祥符五年十二月詳定所言正辭錄祝文今請定前代帝王名臣稱號

上從之。凡祝祠皇帝親祀則書之冊封禪用玉餘用竹皆中書省主

之有司常祀則書之板秘書省書之歲之常祀率用舊文其特祭如有
祈請命學士撰進

群書考索卷三十一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禮門 典史何一韶校正

禮書類

自伏羲至黃帝五禮始具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及命伯夷典三禮
論語云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則夏商亦有五禮然王制云司徒脩
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者冠昏喪祭鄉相見也七教者
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孔穎達之疏曰此六禮教皆商
禮也周有五禮十二教焉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由
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
以為服樽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
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享合聚

興事以為師由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在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之天下使天下安皆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周之衰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路朱干土戚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纁諸侯之禮在大夫隋武子不知穀丞孟僖子不知相禮苑獻子不知問諱魯不知尚羔則當時之知禮者蓋亦鮮矣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各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間稍損益而大抵苟簡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遜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

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

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

覲聘問射鄉食享師田學校冠昏喪祭之禮在者幾何漢興叔孫通之綿繇禮儀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卑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仲舒對策以教化為大務而上方銳意武功不暇禮文之事王吉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願述舊禮明主制而宣帝不納至成帝時得古磐於犍為之水濱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而帝終不用世祖中興立明堂建辟雍顯宗躬行其禮宗祀光武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未流洽者以禮樂未具群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向未設之故也班固作禮樂志有曰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寔以不章今大漢繼周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

而增歎也攷之於古有儀禮有周禮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有儀禮曰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之記今其篇曰公冠禮曰士昏禮曰士相見禮曰鄉飲酒禮曰鄉射禮曰燕禮曰火射禮曰聘禮曰公食大夫禮曰覲禮曰喪服禮曰除夕禮曰士虞禮曰特牲饋食禮曰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徹凡十七篇者即儀禮也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藝文志所載則又有古經出於孔壁藏中者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皆古禮也后倉則有后氏曲臺記戴聖慶晉實傳之在肅宗時則有曹褒新禮然次序禮事依準舊典乃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在安帝時則有應劭漢官禮儀故事然亦朝廷制度百官典式皆出於劭之所立魏以王粲衛觐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勗鄭冲撰為新禮參攷古今更其節文而羊祜等並加判定其後摯虞討論因以損益今曰決疑注者一是其遺

江左刁亦荀勗補綴舊文附益朝儀蔡謨又踵修綴定均因舊定

禮之末明王儉注定五禮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後魏孝文率由其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煥乎有章北齊則楊休之元褚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辨宇文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洪辛彥之等采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唐太宗時房元齡魏徵因隋之禮增以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等為吉凶軍賓嘉之目而號曰正觀禮魏徵又以大戴禮綜彙不倫而更作類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之徒增正觀禮而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今而義府敬宗多希旨傳會議者非之詔復用正觀禮由是終高宗時正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連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元宗開元之十年王崑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而正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於是撰述於徐堅李銳而定於蕭嵩王仲丘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稍備而用之雖時有損益之不能過也正元中王涯考次歷代郊廟公華之制於是而有郊祀錄元和中韋公肅錄開

元以後禮文損益於是而有禮閣新儀王彥威宋隋唐沿革條次彙分而為元和新禮而又有曲臺禮續曲臺禮本故唐禮樂志曰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正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我宋朝建隆聶崇義則有重修三禮圖唐張鎰三禮圖開寶劉溫叟之徒則有開寶通禮禮書多遜則有通禮義纂雍熙邢昺則有分門禮選天禧王欽若李迪則有天禧大禮記天聖王緯則有禮閣新編景祐吳育則有大常新禮皇祐王洙則有周禮禮器圖嘉祐歐陽脩蘇洵則有大常因革禮元祐陸農佃師則有禮象陳祥道則有禮書此皆本朝之言禮者也

朝儀

鄭康成之注玉藻曰天子諸侯皆有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燕朝蓋天子有五門一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之外者外朝也小司寇朝士掌之路門之外者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應門之內則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小司寇之職曰掌外朝之政以致蒞

民而詢焉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之職曰掌外朝之法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吏在其後此豈非所謂外朝者乎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司士之職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孤卿持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此豈非治朝者乎太僕掌正王之服出入王之大命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妻子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此豈非所謂燕朝者乎然通典所載則曰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在皋門之內二曰中朝在路門之外三曰內朝即路寢之朝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之外

小司寇掌之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內朝孤東南尊於卿大夫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此通典四朝之說也至於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至於漢亦有中朝外朝之名劉輔傳曰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等俱上書而孟康注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霍光謂車千秋曰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光為大將軍而曰治內千秋為丞相而曰治外則是有中朝外朝之別也然中朝外朝之名必始於武帝以後此漢初制也漢初惟有叔孫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令群臣朝十月平明謁者治禮次第而入殿廷陳車衛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即文官丞目以下

行設九賓臚句傳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無敢譴諱失禮則漢之朝儀莫盛於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後漢志雖以每月朔歲首為大朝賀舉觴上壽奏食舉之樂然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正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若高祖諱講朝儀於長樂武帝受計于甘泉顯宗朝正月於德陽此漢朝會之所也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珍貢張衡東京賦曰每歲元旦觀於殿下者數萬人賓臚傳命即將司階天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禮以三揖詢問朝政行群臣燕飲之禮以罷此漢元會之禮也魏王肅疏云漢初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造及走之周昌武帝造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缺觀此則是漢代五日一朝起自孝宣而罷於成帝耳世祖中興紀述其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曰每旦者世祖之勤勞也故其疎密不同焉此漢常朝之制也以史攷之自蕭何置

未央宮前殿而漢有宮闈之禁自叔孫通制朝會而漢有君臣之禮召
文臣則見於宣室賈誼召武臣則見於武臺李陵不下司馬門則有罰
醉褻殿上則有劾變臣怠慢於朝會宰相得檄召而教辱之則猶知宮
闈之嚴而君臣之不相狎蓋至見於大臺而顧以常服朝謁則視大將
軍而加以不冠見則何褻之甚也彼其溺於宴安而憚於禮法不樂於
外庭之檢束而便於內御之媒近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此又其禮之
變也蘇武之典屬國蕭望之賜爵關內侯張禹之罷相就第孔光之為
太師皆朝朔望此又漢世朝朔望之禮也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以歲時為朝臣馮參以列侯奉朝請世祖中興不任功臣其加優異者
皆以列侯奉朝請此又漢世奉朝請之制也若唐之朝儀冬正設仗以
朝萬國則於含元殿蓋唐之含元在周為外朝於唐為大朝也朔望起
居則於宣政殿蓋唐之宣政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於唐為正衙也
慶日常朝則於紫宸殿蓋唐之紫宸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於唐為
上閣也夫上閣之制果何所始乎自東晉之大極殿有東西閣之名

唐置紫宸上閣所以法晉制也唐制凡遇紫宸則先立仗於正衙然後
喚仗自東西閣門而入故謂之入閣自元宗以前猶未有此制也開元
以後以朔望上食元宗欲避正殿遂移紫宸喚仗自閣門以入始有入
閣之名自後行之至昭宗時失其本旨乃以朔望御正衙而行入閣禮
宋建隆元年行於文德殿者皆是禮也蓋宋朝之大慶即唐之含元宋
朝之文德即唐之宣政宋朝之紫宸即唐之紫宸也開寶中諸儒增附
新禮遂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為上閣差舛尤甚淳化中太宗嘗
命張洎詳定儀注洎以為入閣之儀乃唐一時之禮非盛制也至寶元
二年仁宗又以問宋庠庠言開元本無此制請改舊儀歐陽脩與劉敞
論入閣之儀亦以唐日入閣而御前殿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
明宗失之唐末或指朔望宣政為入閣尤為誤說至熙寧三年遂罷入
閣行正衙之制而朝儀遂為萬世法若夫景德之閣門儀制景德之合
班圖則定於梁顥李宗諤祥符之閣門儀制則定於陳彭年張知白祥
符之重畫入閣圖則定於楊徽之張洎大禮慶賀合班圖則定於天禧

紫宸垂拱立班圖則定於景祐至於康定之閣門儀制則定於章得
李淑天聖之元會禮則始於王曾此皆宋朝之朝儀也

祭天地

禮記正義曰夫天有六歲有九祭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
仰立春之日祭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熒怒立夏之日祭於南郊三也黃
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旺之日亦祭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
日祭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
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
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於明堂九也以經攷之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商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
稷鄭注云禘者冬至祭天於圜立郊者夏至祭感生帝於南郊以禘嚳
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故知禘大於郊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
圜立故以圜立為禘也夫圜立之禮何如哉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
圜上之同立太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王服大裘禮神之玉以蒼

璧配以帝嚳牲用犢其禮七獻其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
洗為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
圜立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此圜立之禮也其祭感
生之禮何如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之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鄭注云禘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者也故變郊稱禘因以
析穀其壇則名曰太壇祭法曰燔柴於太壇以稷配靈威仰牲用騂
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其禮亦以七獻禮
神之王四圭有邸此祭感生之禮也五時迎氣之禮何如哉月令於四
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旺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於五人帝春
以太皞夏以炎帝秋以少昊冬以顓帝各於其方為兆於近郊名曰太
壇神之王則太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
方其禮亦以七獻其樂同於黃鍾此五時迎氣之禮也月令建巳之月
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雲龍於南郊之旁配以五人帝命樂正習盛
樂舞皇舞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祈穀實春秋曰龍見而雩此雩之禮也故孝經有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制季秋大享于明堂考工記周人明堂此明堂之禮也地祇有三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至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注云土崑崙者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配以后稷其樂則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為宮大族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雷鼓靈鼓鼗柷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其神州地祇則王者所居五千里之內地也故不言丘而言郊其壇於北郊名曰泰畤祭法曰廋理於泰畤祭地也配亦以后稷其樂奏大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至唐開元亦夏日至祀皇地祇於方丘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此皇地祇神州地祇之禮也蓋五帝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而不與天也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祈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時郊此

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鉉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生帝於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至禮天上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大微之天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時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天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皞顓帝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者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冬之臣各一人爾而冬有脩與熙者脩及熙為元冥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器有權衡於色有青黑則有脩熙宜矣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之以此時以祀五帝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於井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五女車有鸞輅騂龍馬一切後靡而秦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蠡起一時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北南郊於洛陽之

陽北郊於洛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廢殆盡唐禮樂志曰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至漢讖緯之書出以亂經自鄭元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正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祀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由是盡黜鄭說而南郊析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議以為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既而蕭嵩撰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獨緯書之非在於學者好為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為盡禮而原教之為黷也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方丘在國之

北祈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祭坎舞舞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始合祭天地元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乃建元皇廟凡有事于上帝則廟獻於太清朝享于太廟然後有事于南郊遂為故事杜甫獻三禮賦是也終唐之世莫能改為禮者可不謹哉宋太祖在位十有七年行四大禮乾德中歷六年而方再講開寶中更五歲而祭于洛太宗自雍熙而至淳化凡十年而一郊真宗東封西祀往往率三年而一行大禮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始為定制其後分祭合祭之說議於元豐再議於元祐又再議於紹聖考之國朝會要在元豐時陳襄謂漢元始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由漢歷二千有餘年而以五月祀北郊者惟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宗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耳請先以夏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至祀昊天於圜丘王存則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于北郊張璠則欲以夏至日祭方丘陸佃則欲於冬至日親祠上帝於圜丘之北別祠於地

祇以元豐之所議者然也在元祐時曾肇言南郊非歛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圜鍾為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廢樂非禮非祭地之禮崔公慶則以漢武郊祀歌曰惟泰元尊聖神蒼滄選休成天地並况皆合祭之辭蘇轍則以為欲當郊之歲先以夏至祀地郊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皆不可行蘇轍則以為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此元祐之所議者然也在紹聖時黃履林希等議請罷合祭天地張商英言神宗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此紹聖之所議者然也然國朝之制又有恭謝天地之禮始於大中祥符之間再行於天禧一如南郊之制仁宗皇帝於明道嘉祐初復即大慶殿行之如明堂故事因輟郊祀自是而後遂不復講

真宗恭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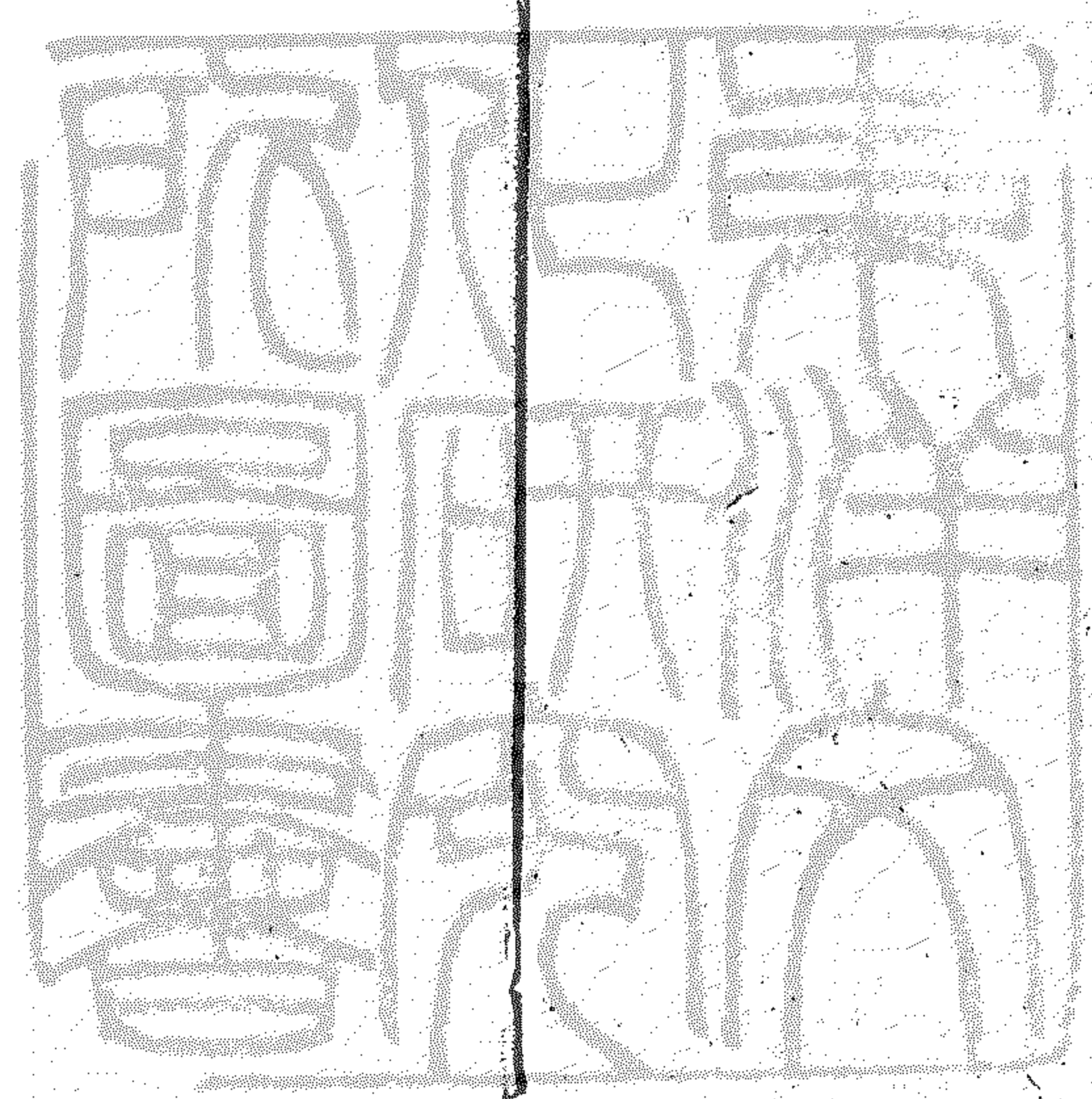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二日奉天書於朝元殿恭謝上皇大帝聖

位在大中祥符五年。天禧元年既上玉皇聖號寶冊皆舉是禮然別立壇壝於國南而儀物禮制悉如郊祀視五年之制為加盛矣。祥符六年八月詔入來春親詣亳州太清宮行朝謁之禮先於東宮置壇回日恭謝天地一如南郊之制

群書

索卷三十一

前集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